

# 老爸骑行在西藏

老爸今年55岁，自己去西藏骑行了！他坐火车到成都，把自行车托运过去，骑车走川藏线。听到他出发的消息，我第一感觉是震惊，然后就是生气——要不是老妈发微信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他居然没有对我说！这老头儿，太气人了！生完气后又有种说不出的感受，真是五味杂陈，一言难尽。

老爸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，他要骑自行车去西藏，这话我们从小听到大，听得多了，就跟听见放羊小孩说狼来了差不多，可以为常。后来，他再说时，我们就会以嘲笑的口吻反问他：“你都多大年龄了，还往哪儿跑啊？”他呢，既不着急，也不辩解，无论我们怎么说，只是嘿嘿一笑。

那些年家里事情多，用钱的地方也多，我们家两个孩子，一起上学，家庭负担重，所以，他每年的托辞都不一样——

“等你们都毕业了我就去！”  
“等你们都结婚了我再去！”  
“等你嫂子生了娃儿我肯定去！”  
……

如此，年复一年。我毕业了，结婚了。哥哥本科毕业，硕博连读，后来也终于毕业参加工作，再后来也结婚了，为此，老爸老妈还奔波千里给他买房装修。还没

安稳两天，哥哥又被推荐去香港读书，嫂子也怀孕了。再调侃似的问及去西藏的事儿，老爸憋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一句话：“等抱了孙子我再去！”我们听了，只哈哈一笑。唉，一边是怀揣多年的梦想，一边是家长里短的琐碎，总要有所取舍啊！

今年家里终于安稳了，老爸也一天天地闲了下来，前不久他从网上买了辆自行车，天天骑，美其名曰锻炼身体，准备出发。我觉得这一定不是真的，西藏多远啊，怎么能骑自行车去呢？

然而就在前几天，他真的离开家，踏上了征程。我急忙打电话过去，可接通的那一刻竟不知要说些什么，只好问候一句：“出去玩高兴吗？”他在电话那边扯着嗓子喊：“好玩好玩，太爽了！”电话这边，我的眼泪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了。

前几天同事还打趣我，八月十五不用走亲戚了，反正老爸不在家，可我心里却有一丝苦涩。老爸养儿三十载，无怨无悔辛苦付出，无数次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梦想，却又不得不轻轻地放下。如今终于美梦成真，却已年过半百，头发花白。今年的中秋团圆夜，我们一家人没能在一起，心中无限惦念。父母恩，难相报，只愿天下父母都能平安度春秋！

(杨鑫 市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)

## 有个老头



便提议一起去看看他。姥爷是施工队的头头儿，我感觉“老板”、“经理”定是要坐在空调屋里喝茶的。

来到了工地，爸爸往前指了指，说：“那就应该是你姥爷。”我摇摇头说：“那肯定不是。”我们打了电话后，爸爸刚刚指的那个人竟然朝我走了过来。他竟然被晒得让我认不出来，衬衣湿透了，裤腿、皮鞋上全是泥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见他，泪水就夺眶而出。他拿着湿乎乎的毛巾擦我的眼泪，那条毛巾上有他以前用的方格手绢的味道，有每次我吃完饭他用来给我擦嘴的毛巾的味道，也有送我参加军训时系在我手腕上那条毛巾的味道，很熟悉。姥爷告诉我，他本来就是干苦力活出身，现在年纪大了出来跑跑，权当锻炼了。他说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小时候没钱上学，如果好好读书，决不会这样生活。“你一定得好好学习，等考上了大学，我就能和别人说我外孙女多有出息……”临走之前，我抱了抱他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哭，一直哭。

(张铭涵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)

## 毛毛虫风波



“那谁来说说毛毛虫长什么样？”丁老师又问。

孩子们不再害怕，争先恐后地说：“是绿色的，身上有毛。”还有的说是黄色的。

“你们都是善于观察的好孩子。那么谁知道毛毛虫一生的四次变化？”丁老师追问道。

孩子们纷纷举手，七嘴八舌地说起来，虽然不够完整，但也足见他们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。

孩子们说完后，丁老师详细地讲解了毛毛虫如何先由蝴蝶产卵，再经孵化，长大后会结茧变成蛹，再由蛹变成蝴蝶的全过程。班里鸦雀无声，孩子们一个个听得仔细认真。

丁老师又说：“同学们爱观察是好事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用手直接触摸。毛毛虫是有毒的，它蜇伤人能引起过敏。大家看，有同学的手已经红肿了。”接着，丁老师话锋一转：“今天这件事，大家应该很难忘记吧，那就以《记一件有趣的事》为题写一篇日记，记下今天的事情吧。”

同学们情绪高涨，聚精会神地写起了日记。

我亲历了丁老师处理这件事的过程，她抓住儿童爱探索、好奇心强的心理特点，将安全知识、生物知识、写作选材等渗透于谈话中，充分展现了高超的育人智慧。

当时我脸发烫，不由得反思自己，是否太简单武断、太缺乏童心，总是打着“为了学生好”的大旗，扼杀孩子们爱探索的天性。自以为有多年教育经验的我，面对今天这件事情，自觉羞愧。

(陈娜 郏城县第一实验小学)

## 最幸运的事

那年，我上了一所师范学校。正值十六岁花季的我，意气风发，信誓旦旦要做一名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，甚至在我的宿舍床头写下“献身教育”四个大字，来标榜自己的觉悟。

毕业后，阴差阳错，竟然转了行，找了一个与教育行业相去甚远的工作。若干年后，我的昔日同窗，有的成为学校里的教学骨干，有的荣升为校长，还有一个当上了教体局的副局长……每每在报刊上、电视里看到他们的先进教学和教育工作事迹，我就有一种背叛当初“献身教育”誓言的内疚感。

不过，有一件让我觉得很幸运的事，抹去了我心中的内疚感。

我到适婚年龄时，父母心急，托人给我介绍了工厂的职工、医院的护士、派出所的民警和政府的公务员……相亲对象一个接一个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后来霞姐给我介绍了一位学校里的老师，我一眼就看中了。我不迷信，但当时有一种心灵感应，认定此人就是我要找的终身伴侣。她是老师，我也读过师范，算是师出同门；她教语文，我时常舞文弄墨，有共同语言；她喜欢听音乐，我闲暇时也

能吼两嗓子，爱好相似……果不其然，我们处处都“心有灵犀”，没多久，她就成了我的妻子。

她是老师，是妻子，更是凡人。面对社会、领导、家长各个方面的压力，妻背负着更多的责任。她烦躁时，我不与她吵架，因为她在学校里陪孩子们一天了，嗓子会疼；她累了的时候我让她依靠，或许她整个上午没喝过一口水，唯一能让她依靠的就是我的肩膀；她流泪时我会耐心安慰她，因为她安慰了太多幼稚的孩子，面对孩子们她一定不能哭，为了培养孩子坚强，她必须冷静，只有见到我，她才能流泪，因为在我身边，她愿意做个小女孩儿……

有人说，谁要是娶了一个当老师的妻子，那他上辈子一定是造过七级浮屠。我没有能力建造七层宝塔，但我有妻子这块“宝”，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呵护她、体贴她、珍惜她。

遥想当年，我曾与教师这个职业擦肩而过；看看当下，我与一位人民教师结为夫妻。是偶然还是巧合？是命运还是缘分？我找不出答案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与教育有缘，与教育结缘，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。

(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)